

先生之风 □ 张志春

# 高元白先生

杏园初入学时,高元白先生给以“老三届”为主的三班上课,上古代汉语,我常越界旁听。先生衣着简朴淡雅,眼镜不遮穿透性的目光,花白细绒的头发一丝不乱全然向后梳贴。他的讲授似谷底清泉,不择地而涌出;似山后云起,不经意间自成绚烂。他不似王家纯先生那样精致板正,一字一句不放过地审视梳理;也不似辛介夫先生那样底气丰,谈笑风生中构筑诸如助词小系等理论模式,或以严谨的逻辑比对检阅荀子文字中的缺项。不,他不是这样。他仿佛游龙,在古汉语的宇宙间或跃于渊,或现于田,或飞于天,海阔天空任意一个角落因他的话语而信手拈来。甚至突然从云山雾罩的知识海洋降落地面,回到眼前,对着同学们说:“你们如果饿了,就大声提示,先生!放饭!”一席话毕,如春风过堂,所有人都沉醉在这欢快的气氛里。他举重若轻而随意点染的教风,颇似老子点到即止,又似庄子思绪满天繁星。倘无古籍阅读的功底,又看他黑板上即兴书写的漫无章法,听课者或有“白云回望合,青霭入看无”的玄惑,而入其门者则会大呼过瘾。把一般人视为枯索的古代汉语课堂呈现为如同艺术演出,非居高临下者非海涵地负者,孰能抵达这一境界?

如此即兴言说,不拿教案不看讲稿,并非信口开河,而是练意于语先。或许先生作为五四之后的学二代,有时不惜矫枉过正,有意从一个角度说到极致,令听者生疑,从而滋生一个学与问的冲撞点。或许是深知教育学的奥秘,教学不是批发零售知

识,而是刺激唤醒听者求知的欲望和勇气。例如说到写诗,他说:“写到精炼就是诗。写一句子,删删删,直到再取一个都不行,这就是诗了。”当时我就起疑,从此,什么是诗这个命题之根便扎下了。

是先生直接邀请还是策划布局,不得而知,当时有中国社科院徐世荣、山东大学殷焕先等来校讲座,各有风采而呈百花齐放之态。徐世荣底气足口才好,说:“大家对二简有意见啊。我告诉大家,以后再也不会有简化字了,汉字进不了电脑,我们就要进入汉语拼音化时代。在座的每位都有推广的担当。”第二早课堂上,王家纯先生针锋相对地说:“拼音化也不能废除汉字。古代文献浩如烟海,要整理研究,不识汉字怎么行?讲座上徐先生又说汉语阅读讲述中,不管几个词素,每个词汇只占两个节拍。这不就是把理儿推到极致的启发模式吗?”当时就有人对谈,请他将“英特纳雄耐尔”和一个双音词对比性读一下,看各占时段和音节有无合拍?只见徐世荣双音词如八字脚迟疑起步,“英特纳雄耐尔”则如百米赛跑,自然触发笑声。如此思绪满弓的对谈,焉能不触发探索之思?

我们班有同学成立汉语社,高先生便将乃师钱玄同所传相关未刊稿交予油印学习。七七级办文学刊物《渭水》,第一期他便写了西北联大时代,在汉中古路灞的一个夜晚与乃师黎锦熙同行的《观剧归来》,说黎盛赞秦腔唱词文采华美,而京剧则直白无文云云。这也触发我的思考,后来将秦腔与豫剧唱词对比,写出《文采本色各千秋》一文发

于《现代戏剧》杂志。大四时,我选修了高先生的《汉语声韵学》课程,是下午的第一、二节课。先生总是手臂上挂着小包包走上讲台,虽没有在三班课堂上元气满满、笑语盈盈的氛围,却也清爽快,使我粗知汉语音乐美的内在逻辑。

凡是对师大中文系熟稔者,似都说是高元白先生有老庄风度。师辈或曾强调元白之白不读黑白之bai,而读伯bo。或说五六十年代坐课堂不见先生来,到家里仍见其酣睡,原来忘了!或说讨论汉字第一批简化字时,他提出“国”字应改为方框内一个“工”字,不是说工人阶级领导国家吗?给我们授课一学期的王家纯先生病逝后,系里师生开追悼会,高先生以系名誉主任致悼词。只见他缓步移前,似乎忘记悼词所在,两手在衣襟口袋反复摸索。那也许是一两分钟的静场,全场目光聚焦在那双紧张的手上。好在他终于展开一页白纸,我想大家当时都舒了一口气。而在成立省语言学会的时候,只见高先生笑容可掬,在教学一楼之侧欢迎前来参会的代表,一一握手、递烟。特别是给年轻的女学者抽出一支相递。推让之境,使背书包路过的我忍俊不禁,但高先生却仍虔诚恭谨,春风满面。

最后一次见到高先生,是远远见他在长安路隔道另一侧拄杖前行。那一招一式并非传统倚杖行步,而是一柱一扬。目送先生大步前行,长长的背影留在身后。我想这不就是五四以来第二代学人行进的直觉造型吗?

(作者系我校退休教师)

杜甫曾在泰山写出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名句。我每次读到都会被这满腔豪情激起攀登名山大川的迫切渴望。但倘若真要问我彻头彻尾地爬过什么山,那我估计会支支吾吾好一会儿说不上来,最后再悄悄告诉问者:陕师大校内不高山一座。

三山五岳之于我而言过于遥远,过往的十几年里也没什么时间和金钱允许我特地前去挑战它们。不高山不一样,它与“遥远”这个词一点都不搭边,懒一点可以花上一块钱坐校内小黄车摆渡到山下,勤快一些能径直走到这小山丘。对,不高山实则是一个人造的小土丘,但名字起得实在妙,丘本就是山的一种,直言“不高”的特点反而别有意境。在我看来,不高山赢就赢在它的“不高”,正是因为垂直距离不高、挑战难度不高,它才能得到人气上的高。只要不下雨,不高山上总是有人的:或是三三两两坐在长椅上惬意闲谈,或是家长带着小孩在树荫下嬉戏玩耍,亦或是几人一起互相拍照、力求出片……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”,这不高山的人气何尝不是一种“仙”呢?

除了这不高山,离我最近的山当属秦岭。我住的宿舍坐北朝南,窗户正对着南面的群山,每次抬头都能望见那连绵不见尽头的山影。这山实际上离我可够远的,但因独特的远观视角,这以高大雄伟闻名的山峦在我的视野里竟不及近处的高楼,总生出一种我已经“凌绝顶”的错觉。也是因为这种错觉,我常常带着几分挑衅的意味观察它的顶部:山脉乍看连成一条线,但只要够专注就能发现其上高低错落的小峰。它们和谐又不失个性,手牵着手一齐长久地矗立,无数个小峰团结成了这天堑一般的伟大山脉。这时我又会败下阵来,为这山脉的雄伟而深深折服。秦岭也是相当有个性的,它不是严肃的卫兵,也会向观察它的人们展示自我。晴天时它也有好心情,十分乐意让人看清它的细节,山的棱角在这时便格外清晰;微雨时它也在享受滋润,所有棱角便柔和下来,还会扯一些白纱般的薄雾绕在身旁,十分清丽;空气污染严重的日子里它好像也被扰了兴致,干脆直接把自己藏进灰白空气中……无数感慨都浓缩成一句话——好一座秦岭!

不高山以近馈我温暖,秦岭以远赠我辽阔。这一近一远的两座山,早已成为我校园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也许山的意义不在于是否征服与抵达,其本质从不是距离的远近、海拔的高低,而是它能否住进人的心里。

(作者系文学院2024级本科生)

生活素描 □ 王怡然

## 身边的山

杏园副刊

杨涛 摄

长安的日与夜



## 在边境港城,播撒教育微光

红烛闪耀 刘小彤

九月的防城港市,台风刚过,空气中满是湿润的海风气息。我拖着行李箱站在防城港市高级中学门口,看着“励志笃行,追求卓越”的校训石,心里既紧张又期待。教育实习临行前,辅导员反复叮嘱我们要践行师大“厚德、积学、励志、敦行”的校训,那时我尚未能完全领会这八个字的重量,直到三个月实习落幕,我才在边境港城的晨光与暮色中,读懂了它与教育事业的深刻联结。

我的指导教师是地理组的龙老师,一个在市高教了20年书的“老边防”。第一次见面,她指着办公室墙上的防城港地图说:“咱们市高的学生,大多来自周边乡镇和边境村屯。他们的父辈要么守着渔船讨生活,要么在边境线上做贸易。这些孩子眼里有海的开阔,也有山的坚韧。你要教他们地理,得先懂他们的生

活。”这番话,成了我实习期间的“指南针”。

初登讲台,我的第一节课是“风成地貌”。为了讲好这个知识点,我熬夜做了满满20页PPT,上面罗列着一张张雅丹地貌、沙丘的图片。可讲着讲着,我发现后排几个男生在偷偷传纸条,靠窗的女生则在望着窗外发呆。下课铃响时,我预设的内容没有讲完,手心全是汗。

龙老师没批评我,只把我带到海边,指着远处的江山半岛说:“你看那片沙滩,退潮后是不是有一道道波纹?那就是风和水共同作用的结果,比PPT里的图片更鲜活。”她的话点醒了我,“积学”从来不是死记硬背教材,而是将知识与学生的生活场景结合。市高的学生多是“海边娃”,对山海有着天然的亲近感。教学若脱离他们的生活体验,便会沦为空洞的说教。第二天我重新备课,将“风成地貌”与白浪滩的沙质变化、江山半岛的沙丘形态结合,课堂瞬间热闹起来。当学生用自身的生活经历印证地理原理时,我真切体会到:好的教学不是教师的独角戏,而是用知识搭建桥梁,让学生在熟悉的世界里发现新知。

防城港与越南接壤,这里的的孩子既是“海边娃”也是“边境娃”。他们的成长环境独特,视野却容易被山海局限。作为地理教师,我不仅要教他们地形、气候的知识,更要通过地理这扇窗,让他们看到边境之外的广阔世界,明白家乡在区域发展中的独特价值。假期里,我重新打磨“区域地理”教案,将防城港的边境贸易、跨境文化融入课程,把中越边境的地理景观、民俗风情做成图文卡片。当学生知道“家乡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门户”,在课堂上流露出骄傲的神情时,我懂得了教育既要扎根乡土,也要放眼世界。

十一月,段考临近,复习压力越来越大。班里不少学生出现了浮躁情绪,尤其是基础薄弱的小琳,每次模拟考都不及格,甚至偷偷在作业本上写“我不想学了”。小琳家在企沙渔港,妈妈身体不好,她总担心自己考不好,以后没法帮家里分担压力。我

想起大学时学过的“思维导图复习法”,决定试试。我先在黑板上画出地理知识框架,从“地球运动”到“气候类型”,让学生们分组补充分支。针对小琳,我特意把知识点拆成“每日小任务”,每天课后陪她记一个地形区、一种气候类型,还结合企沙渔港的渔业,给她讲“洋流对渔业的影响”。那次段考后,小琳考了72分,拿着试卷激动地哭着说,“我终于能帮妈妈分担了!”那一刻我热泪盈眶:教育的意义,有时就是帮学生在自我怀疑中找到价值。边境地区的孩子大多有着强烈的家庭责任感,将学习与他们的担当意识结合,就能点燃他们的内驱力。而这种“因材施教”的智慧,正是“积学”在教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——不仅要积累知识,更要积累读懂学生的能力。

段考后的教研活动上,我分享了用思维导图复习的经验。学校的李老师笑着说:“你这是把地理知识和学生的生活绑在了一起,这才是边境教育该有的样子。”那天,地理组的老师还跟我聊起市高的历史:“20年前,这里的教室还是土坯房,很多老师都是从外地来的,一守就是一辈子。现在条件好了,但边境教育还是需要年轻人接力。”这些话,让我想起师大“敦行”的校训。“敦行”就是脚踏实地去做,这些老教师的坚守就是“敦行”的最好诠释,这也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扎根边境的种子。

十二月初,实习进入尾声,招聘会陆续开始。说实话,我有过犹疑,是回家乡学校还是去省会城市,但我心里始终牵挂着港城的学生。龙老师看出我的犹豫,带我去校史馆的“边境教育展区”,那里陈列着历届毕业生的故事:有人留在本地当老师,有人成为东兴的边防民警,有人返乡创业。他们的选择让我明白,“敦行”不是一句口号,而是一代代教育人扎根边境的坚守。边境教育或许没有繁华都市的资源优势,却承载着当地家庭的希望,需要有人接过接力棒,用知识改变这里的未来。看着照片上那些年轻的面孔,我突然下定了决心:我要留在防城港,留在这片我已经深深热爱的土地上。

招聘会那天,我毫不犹豫地投了防城港市边境

地区的一所中学。面试时校长问我:“边境地区条件苦,你为什么愿意来?”我想起母校“厚德、积学、励志、敦行”的校训,认真地说:“我是陕西师范大学的学生,母校教会我们‘厚德’以待人,‘积学’以育人,‘励志’以追梦,‘敦行’以扎根。我在市高实习了三个月,发现这里的的孩子眼里有海的韧性、山的坚强,他们值得更好的教育。我是学地理的,我知道边境地区的发展需要知识,我想带着校训的嘱托留下来,陪他们一起成长。”

实习结束的那天,天很蓝,海风轻轻吹着。学生们帮我搬行李箱,一路送我到学校门口。他们七嘴八舌地说:“老师,你一定要回来我们。”我使劲儿点头,泪水模糊了双眼。原来,教师的付出从来都不是单向的,我们在滋养学生的同时,也被他们的真诚与成长滋养着。这种双向的温暖,正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,也让我更加确信,留在边境的选择没有错!我知道,我不是离开,而会以另一种身份,重新回到这片土地。

三个月的教育实习,让我对教育有了全新认知:教育不是居高临下的教导,而是平等的陪伴与引领;边境教育也不是悲壮的奉献,而是充满希望的耕耘。这里的孩子有着大海般的包容、高山般的坚韧,他们缺的不是天赋,而是能扎根乡土、引领他们向上的教育力量。这段实习生活,是我教育生涯的起点,更是我带着陕西师范大学校训精神与边境教育的约定。“厚德、积学、励志、敦行”这八个字,不再是墙上的标语,而是我扎根边境的信念支撑,此刻已完全融入我的教育信念。

我深知自己只是边境教育长河中的一滴水珠,但无数水珠汇聚便能成海。我愿做那滴水珠,留在防城港的海边、山间、边境线上,用“积学”的知识做帆,用“厚德”的爱心做桨,带着“励志”的力量,以“敦行”的姿态,守护这片土地的希望,陪着这里的孩子冲破山海阻隔,驶向广阔未来……

(作者系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2022级“优师计划”师范生)